

雷鳴遠·嚴修·高奇峰

周邦道

當代教育先進傳之十五

雷鳴遠(1877-1940)

雷鳴遠(Adm. R. P. Vincentius - F. redericus-Maria Lebbe)，字振聲，原籍比利時國。公曆一八七七年，即清光緒三年八月十九日，生於比屬岡城(Gand)。領公教洗禮，命名「味增爵」(一譯「萬桑」)。民國十六年，呈准歸化，以久居河北天津，因稱天津人。早歲學道，篤志潛修。十八歲，入巴黎遣使會，攻神、哲學。二十歲，即立誓終身絕財、絕色、絕意，以舍己救人為行願。光緒二十八年春，東渡來華，寓故都，始讀漢文，漸涉經史百家。每七日，必讀四子書一過，歷四十年不輟；所蓄四子書諸疏解亦獨多。於中國文化沈浸甚深，且能與宗教哲理相貫通。故燕談陸語、唾玉碎金，人皆服其淹博。

抵華之次年，在北平晉升司鐸，宣教北直隸區。教友英華，謀以新聞紙之力，啓發民智，改良社會，創為大公報，鳴遠實贊助之。民國元年

，移鐸天津，創廣益報，以灌輸新知，昌明道德為鵠的，自兼編輯主任。旋改廣義報，倡國民輸財出力，助國家推行新政。二年，鑒於育才為興業之基，遂返歐募款，創設師範學校。後以畢業學生分設小學七十餘所，興庠造士，功業殊偉。於教義之宣揚，則設公教進行會。時有倡國教之議者，鳴遠以其徒為亂階，且於信仰自由有背，合佛道耶回諸教共爭之，議乃寢。四年，籌出益世報，力主多用語體。五年一月，且改廣義報為益世主日報。六年，南下至浙，秉鐸紹興，設學校，立貧民工廠，嘉惠孔多，越人樂與之遊，教化大行。

九年，歐戰救平，赴法、比等國留學者日眾，乃再度回歐，謀所助益。籌款三十萬，接濟貧苦學生；設暑期法文補習所，俾便進修。其思想紛歧者，則導之使正；有欲就業者，必親為洽介。學成歸國，先後達五六百人。在歐七年，日奔走於巴黎、里昂、不魯塞爾及倫敦、柏林、日內瓦之間，寧處不遑；每手攜打字機，就夜車三等

廂中工作。其妹新居落成，約一遊，為程僅五分鐘，卒不在。母氏嘉其志而憫其勞，週學生之窮困者，往往親加存問焉。

十六年，返華，致力於修院教育之改造，以期切合國情。立「耀漢」、「德來」二會，前者屬男，後者屬女。入會不限資格，兼容並包，有教無類，從者如歸。會士皆以兄弟相稱，不署本有姓名。鳴遠懸九字為祈禱，曰：「全犧牲，真愛人，常喜樂」。更揭發其終則，曰：「打倒我」，以提撕警覺。會士之訓練，區為精神、技能、社會、生活等四類；並以各盡所能，自給自足為準繩。設印刷、縫衣、編織、木作等部。而以餘力辦週末施食會，及平民學校、監獄學校、盲入院。來遊者，如蓬從風，若川赴壑；信乎「人能弘道」也。自東北淪陷，鳴遠嬰心國難，悲憤填膺，每晚枕磚以待雞鳴，可想見其報國之殷切，異於恆等矣！

二十一年，馬相伯倡不忍人會，援助抗倭將士，多捐助財物；鳴遠獨率義士二百餘人，以身

命獻。翌年，長城戰起，鳴遠立不忍人分會，在喜峰口等處組織救護隊。宋哲元請設殘廢軍人教養院，贈匾額曰：「真正善人」。綏遠戰起，傳作義聘為最前綫救護隊長。盧溝變作，鳴遠發表「我國現在需要什麼人？」一文，謂國人有三分之一肯犧牲，國即得救，語極沈痛。先後在冀晉間，任軍隊擔架隊長、衛生連長，率領教友及愛國志士，出入槍林彈雨中，號「已死隊」，救護無算。軍中念其年邁，予以馬，不騎，負負彌撤祭具。已則仍肩輿步行，囊中所儲，一日課、一日記、一衣、一褲、一襪、一履、一巾、一筆而已。二十七年七月，政府特授陸海空軍甲種二等勳章。九月，軍事委員會 蔣委員長電邀赴漢，任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主任。二十八年元旦，抵西安，重行組訓人員入中條山。五月，蔣公電屬赴渝，面授機宜，並赴昆明，勸募藥物。十二月，率團入冀西南工作。

二十九年一月，成立晉陽區政治工作隊，代行服務團工作。冒險犯難，已患膽疾，跋涉勞頓，病益劇。五月，至洛陽，轉黃疸症。六月，蔣公派專機迎至陪都，醫藥罔效。二十四日晚溘逝，年六十有三。蔣公輓以聯云：「博愛之謂仁，救世精神，無媿基督；威武不能屈，畢生事業，盡瘁中華」。國民政府為彰顯勞勩，明令褒揚。權厝渝州郊外歌樂山之陽，卒後四載，門人馬壽徵為建紀念碑，南京教區司鐸方蒙撰文，羅馬教廷特授聖西爾物斯德勒騎尉勳章沈兼士書丹。鳴遠早歲創辦慈善事業，設立報社學校，戮力文教。抗戰軍興，組織救護團隊，抗敵衛國。

以外籍宣教士，歸化中國，讀中國書、寫中國字、作中國文、愛護中國，忠貞不貳，之死靡它；是誠堅苦卓絕，獨往獨來，前無古人者矣！

嚴修(1860-1929)

嚴修，字範孫，河北天津人。清咸豐十年庚申生。四歲能屬對，知四聲，八歲能詩，十一歲能文。及習學子業，所為四書文，多經世之言。博通經史，旁涉算學及東西語言文字。光緒九年癸未，成進士，授編修。甲午，督學貴州。黔政僻遠，修至，則刊輪軒語、書目答問及算學須知等書，示諸生為學門徑。聘名儒，裁陋規，首創廢科舉設學校之議，將南書院改為經世學堂。肄講之期，修輒先至，為諸生倡。貴州之新學，蓋濫觴於此。

丁酉任滿，奏開經濟特科。戊戌政變，座師徐桐，遷怒於修，遂請假回籍。設家館，延張伯苓，以英語、數學、理化、體育諸科，教其子侄。甲辰二月，偕伯苓游日本，調查學務；八月歸，擬設私立中學堂，伯苓為堂長，經費由修與津紳王奎章分擔。戊申，捐資建校舍，更名南開中學堂。嗣後，客籍、長蘆兩中學，及直隸工專、法專兩校附屬中學，先後合併，規模漸大。迨至民國六年丁巳，偕范源濂、孫子文及伯苓，赴美考察教育。歸議增設大學部，得徐東海、黎黃陂、李秀山等之助，八年即另建新校舍，招收大學生。修捐金數萬元，又將所藏史籍三萬餘卷，悉贈南開圖書館，此其經營南開學校之大略也。

修於光緒末葉，因胡景桂薦賢自代，繼為直

隸學校司總辦；後改學務處，任督辦。創立學校甚多，其著者，在保定，設師範學堂、普通科學館；在天津，設天河師範、北洋師範、北洋法政、女子師範、模範小學等校；收回法國人所設如意庵學堂，收回美國人所辦普通學堂，改為天津府中學堂。並於各府州遍設中學，於各縣設勸學所、宣講所。延聘通才，編輯教育雜誌及教科書。數導學生游學東西諸國，選士紳東渡參觀，擴充見聞。任學部侍郎時，對於教育制度，規畫彌多。如各省學政改為提學使，京師設督學局、圖書局，制定京師分科大學章程，聘日人講授教育行政。每值各科學講習會開會，修輒列席旁聽，一如督學黔中時也。

宣統二年庚戌，謝病歸。袁世凱當政，任為度支大臣，不就。民國初建，屢以教育總長及參政徵，亦不應。及袁將為帝制，則馳書忠告，促其覺悟。修雖不樂仕進，而未嘗以遺世為高，於地方或國家社會事業，恆斥家財殫力為之。所助南北學校學會，不下十數萬金，捐直隸圖書館書籍十五萬卷。好讀書靜坐，孝於親，友於兄弟，篤於師友。處事日有定程，終其身不變。三遊日本，一遊歐美，所至以講求學問留意人才為事。虛心持志，不恥下問。晚年家居，吟咏自娛。懼國學之將墜也，則立文社、詩社及崇化學會，親自主持，均卓越有聲，士林景慕。民國十八年己巳三月十四日，卒於里第，年七十。

高奇峰(1889-1933)

高奇峰，名翰，廣東番禺人，以字行。清光

緒十五年己丑生。少孤，篤志力學，刻苦治藝。早歲與兄劍父、嶺及知友陳樹人，同鄉前輩，隔山嘯月琴館居廉、古泉，居巢、梅生，昆仲兩畫師，居氏學本南田、新羅，而特重寫生，執粵中畫壇牛耳。奇峰既受啓迪，年十七，留學日本東京，傾心革命，與孫總理時相過從，遂隸同盟會。二十一，歸國，智銳膽宏，密儲炸彈，而熟寢其上，同人駭服。及共和成，則蕭然物外，與劍父在上海出版真相畫報，在廣州出版時事畫報，仍事藝術生涯。孫公常歎其勤與廉，為世人所不及。旋復東渡，研究製版學。返國，創審美畫館於滬濱，以闡揚藝術為主旨，倡導國畫，不遺餘力。所作融合灑澹，出入諸家，自山水以及蟲魚，莫不得神窺竅。陳樹人嘗謂劍父曰：「子為其奇，我為其正，而奇峰則執中」。蓋劍父奇姿磅礴，樹人端莊秀雅，奇峰則兼二人之長。於此，可知當時嶺南三名畫家之風概矣。

奇峰非徒遊於藝，而其志博，其意遠，其量弘，有欲舉世界措於聖域之大願。嘗謂：「學畫者當知解剖學、色素學、光學、哲學、自然學，乃至心理學、社會學。先洞徹於人生，然後以真善美之學，圖比與賦之畫。風格混濁，潤澤枯燥，使頹懦者有以立，鄙倍暴戾者有以自趨於光明博愛。將使世運日入於新，而後之視今，瞭然於一時美德文化之所託，畫學之旨於是乎在。」

民國七年歸粵，任甲種工業學校美術科及製版科主任，並自設美學館，從游弟子至數千人，高材雅志者不少概見。十四年，嶺南大學禮聘為美學教授，餽地以資築室。翌年，國民政府營中

山紀念堂於廣州，規制崇闕。以奇峰所作海鷹、白馬、雄獅諸畫，曾邀孫公歎賞者，購以飾壁。十八年，自斥畫資，易珠江二沙島塘地數畝，築天風樓以居。杜門養病，益專志繪事。平生儉於自奉，而豐於救人，仁俠風世。民國二十二年冬，由廣州乘輪赴滬，輪次徇眾人請。展示傑作，不慎，失足墮地，夙疾遽發，十一月二日，殞於上海，年僅四十有五。女弟子張坤儀，扶其柩，歸葬於廣州沙河之原。

所著有真相畫報、奇峰畫集、新畫學、美術



民國廿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蔣委員長在漢口召宴雷鳴遠神父

史、奇峰畫範、美感與教化等書。其作品曾展覽於教育部全國美術展覽會、中日繪畫展覽會、西湖博覽會、意大利、巴拿馬萬國博覽會、比利時百年獨立博覽會、評獎皆稱最焉。

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國民政府明令褒揚，派上海市長吳鐵城致祭，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又奉國府令，公葬金陵棲霞山。主席林公親題其碑曰：「畫聖高奇峰先生之墓」。榮獲公葬隆典，是亦足彰美術教育史已。



宗教教育家雷鳴遠神父訓練中山村長時留影